场反构型无电极洛伦兹力推力器研究进展

石峰^{*} 史鑫 康鹏涛 张贺龙 (河南理工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焦作 454000)

Overview of the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Lorentz Force Propulsion Technology

SHI Feng*, SHI Xin, KANG Pengtao, ZHANG Helong

(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Abstract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Lorentz force propulsion technology uses a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to drive plasma to generate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FRC) and uses Lorentz force to accelerate it to generate thrust. Since this thruster does not use grid acceleration, there is no grid sputtering problem, which greatly extends the working life of the thruster. This technology draws on nuclear fusion technology, with high thrust density and a wide range of power levels, which is feasible for future deep space exploration for high specific impulse, high thrust and long-life propulsion systems.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Lorentz force propulsion technology is reviewed, and the working principle, calculation model and key problem are introduce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lasma thruster technology in China.

Keywords Plasma,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FRC), Electrodeless Lorentz force thruster (ELF),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RMF)

摘要 场反构型洛伦兹力推力器利用旋转磁场驱动等离子体产生场反构型等离子体团 (Filed Reversed Configuration-FRC),并利用洛伦兹力将其加速产生推力。由于该推力器不使用栅极加速,故不存在栅极溅射问题,大大延长推力器工作寿 命。该技术借鉴自磁约束核聚变技术,推力密度大、功率扩展性好(MW级),在未来的深空探测和星际航行中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文章对场反构型洛伦兹力推力器发展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对工作原理、计算模型和技术瓶颈问题作了介绍,为中国 等离子体推力器技术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等离子体 场反构型 (FRC) 无电极洛伦兹力推力器 (ELF) 旋转磁场 (RMF) 中图分类号: V439⁺.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922/j.cnki.cjvst.202303013

目前为止,技术较为成熟的离子推力器和霍尔 推力器均使用电极电离推进剂^[1]。这些推进器虽然 在深空探测活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存 在严重的电极和栅极烧蚀,限制了其工作寿命,发 展无电极电推进技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2]。

1 场反构型洛伦兹力推力器工作原理

如图 1 所示,场反构型洛伦兹力推力器 (Electrodeless Lorentz Force, ELF)主要由气体供应 单元、初级电离单元、旋转磁场天线(Rotating Magnetic Field, RMF)(水平和垂直)、偏置电磁线圈 组成¹³。如图 2 所示, RMF 天线是重要的能量耦合 组件,由两组互相垂直放置在放电腔外的赫姆霍兹 线圈组成,当线圈中通入相位差 90°的脉冲电流,旋 转磁场就会形成。

推力器工作过程为:首先线圈缠绕在锥形喷管 外,产生轴向稳态偏置磁场。气体被电离后,提供 初始等离子体^[4]。RMF 天线,通入相位相差 90°的 驱动振荡电流产生稳定旋转磁场,该场完全电离气 体,并产生方位角电流,此电流逆转等离子体内的 场,产生一个磁隔离的自包含的 FRC 等离子体。电 流在圆锥体周围的通量保持环内被诱导,从而为等

收稿日期:2023-03-17

基金项目:河南理工大学博士基金项目(B2017-5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102167)

^{*}联系人: E-mail: shf19841009@163.com



图1 场反构型洛伦兹力推力器结构组成

Fig. 1 Structure composition of Lorentz force thruster with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图2 RMF 天线 Fig. 2 The RMF antennas

离子体提供径向压力平衡。然后, FRC 通过洛伦兹 力和热膨胀高速喷出, 从而产生推力^[5]。

2 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仅有美国的 MSNW 公司、密歇根大学、 华盛顿大学、日本的东京农工大学和国内的兰州空 间物理研究所以及大连理工大学在进行这方面的 研究。

2.1 实验研究

美国 MSNW 公司首先提出了 ELF 推力器的概念,2008 年该公司在美国宇航局(NASA)项目支持 下成功研制出第一款 ELF 推力器 ELF-v1,如图 3 所 示,采用氙气作为工质气体,首次实现了 1 kW 的



图3 ELF 推力器 Fig. 3 Photograph of ELF

ELF 推力器单脉冲和多脉冲工作模式。

该推力器放电室腔体为 5 mm 厚, 420 mm 长, 大半径为 14 cm, 锥角为 8°^[6]。RMF 线圈的驱动电 源电压为 200-500 V, 频率为 300 kHz, 放电气体工 质可采用氮气、空气、氧气和氙气, 偏置磁场从 0 到 500 Gauss 变化, 如图 4 所示, 天线的驱动电路如 图 5 所示, 天线的外加电压如图 6 所示。在 NASA 格林研究中心进行初步实验, 工质气体为氮气和氩 气, 获得了 1000-6000 s 的比冲, ELF 推力器成功地 证明了 FRC 的产生、形成和加速。







图5 带有 RMF 天线和调谐电容器的驱动电路

Fig. 5 Driver circuit with RMF antenna and tuning capacitor





2009 年华盛顿大学与 MSNW 进行 ELF 推力器方面的合作研制的 ELF 推力器如图 7 所示^[7]。该 推力器是一个用于演示高功率场反构型洛伦兹力 推力器的原理样机。放电室由一个 42 cm 长的锥形 石英腔组成,锥角 16°,石英腔外壁安装有铜材质的 磁通保护器,它在 FRC 的形成和平移的时间尺度上, 起到保持背景磁通量不变的作用。磁通保护器的 外部是一系列电磁线圈,用来约束等离子体。最后, 两对 RMF 线圈位于偏置线圈的外部。这些 RMF 铜带天线与放电腔锥体长度相同,它们产生的旋转 磁场能够驱动等离子体产生方位电流。公开试验 数据是旋转磁场在 300 kHz 的频率下对氮工质进行 放电,每脉冲 46 J。试验测试表明,该推力效率仅为 8%,辐射能量损失是主要的能量损失机制,占总输 入能量的 78%。



图7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ELF 推力器 Fig. 7 ELF Thrust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2年, MSNW 公司又设计了 ELF-v2, 如图 8 所示, 其长度为 2 m, 口径为 0.2 m, 比冲超过 5000 s, 输入电压为 2.8 kV, 功率为 30 kW, 气体经过初级电 离系统, 获得了 500~4000 s 的比冲, 验证了水作为 推进剂的可行性^[8-9]。



图8 水工质 ELF 推力 Fig. 8 ELF thruster operating on water vapor

30 kW的 ELF 推力器包括一个锥形石英室,厚 度为 3 mm,长 20 cm,半径为 10 cm,锥角 12°,如 图 9 所示,被安装在 MSNW 大型真空设备的外部。 该放电室外部具有 6 个铝通量保护器和偏置磁体。 这些磁体提供初始磁场和绝缘磁场,使推力器壁和 高压 FRC 隔离,并提供了部分加速场,RMF 天线由 qlitz 布线构成(4200 根独立的平行线),高温 tef-zel 绝缘,在开关和电容器组件位于推力器附近,并提 供 2 英寸宽的条纹线。



图9 30 kW ELF 推进器 Fig. 9 The 30 kW ELF thruster

试验结果表明, 二氧化碳, 火星大气(以 95%CO₂,3%N₂和 2%Ar 组成的混合工质气体模拟 火星大气)和水作为推进工质的表现都比纯氙气要 差, 需要更多的输入能量, 形成更弱、更低的压力和 移动较慢的 FRC, 需要更大的电离能, 才能获得高 比冲。同时放电室内等离子体的能量耦合效率较 低(实验中并非直接表明为更低的推力器效率), 与 纯氙气的 85% 的耦合效率相比, 二氧化碳, 火星大 气和水作工质的能量耦合效率普遍仅有 20~50%。 研究认为, 该情况是由于放电室和电子设备的限制, 理论上的最优重复率和实际测试的重复率之间的 不当匹配所得的结果^[9]。

MSNW 还研制了 1~5 kW 小功率推力器 EMPT (Electromagnetic Plasmoid Thruster),在单脉冲模式 运行时,测得的元冲量为 0.02 mN·s,排出速度为 10~40 km/s。最新的测试结果显示采用氙气工质其 比冲优于 7000 s。EMPT 推力器每脉冲注入能量 1 J, 口径 0.022 m,长度 0.1 m,推力器功率 5 kW 时 比冲 4000 s,元冲量为 0.02 mN·s^[10],是目前相对较 为成熟的场反推力器。

共设计了三个版本的 EMPT, 每个推力器都使 用一个圆锥形的石英绝缘体, EMPT-v1 是 10°, 后来 的版本都是 12°, 偏置场磁体和磁通量保持器直接 位于绝缘体外部, litz 线 RMF 天线连接到推进器体 和偏置场磁体上。EMPT-v2 和 EMPT-v3 版本包括 更高的偏置场磁铁, 轻质铝通量环保护器^[10-11], 如 图 10 所示。



图10 EMPT v2 改进版 RMF 天线 Fig. 10 The EMPT v2 with upgraded RMF antenna

推力器的实验结果表明,在氙气中可以形成超低的 0.5~2 J FRC。FRC 推力器的气体利用率似乎相当高,只要推力器在稳定模式下运行,每次吸气有多个等离子体放电或稳定流动的气体。虽然推力器可以通过单脉冲操作来确定缩放和整体操作,脉冲电磁发射器的前三次放电并不表明后期稳定的工作性能^[10]。

用 EMPT 推力器实现了多个重要第一,在每脉冲能量小于 1 J 的情况下,第一次形成了脉冲感应 FRC 等离子体,比冲为 500~7000 s;通过单一预电 离证实多重 FRC 的形成;在稳定的气体流量下操作 多重 FRC 排放;实现了 30 万次重复启动。

EMPT 试验目标是演示(Power Processing Unit, PPU)连续波工作模式以及 FRC 脉冲加速。该款样 机成功演示了推进剂稳定状态流动下的连续波操 作,平均功率1kW,脉冲率为2800Hz,单脉冲能量 2J。推力器由一个带有偏置磁场的锥形石英管放 电腔和沿放电腔长度方向放置的 RMF 天线组成^[12]。 它在推进器底部使用一个小功率阴极作为预电离 器。使用弹道摆推力,测量结合 Langmuir 探针获 得 FRC 的数据。测试结果显示,在 6 ms 的羽流喷 射中,产生9个FRC,获得高达0.12mN·s的冲量。 初代的 EMPT 是一个 1 kW 的推力器, 能够在 200~ 2000 W 的范围内运行,对 RMF 天线和磁通量环的 几何形状和材料进行了优化,以减少不良的电阻耦 合和推力器内部的等离子体负荷。为此重新设计 了一个等比例的版本 EMPT, 并用于测试各种虚拟 负载下的射频天线和磁通耦合组合,结果表明铝通 量环对 RMF 的渗透性较低,导致天线之间的电阻 耦合更大。同样地,表面覆盖范围更大的通量环几 何形状会导致更多的屏蔽。在所有测试的天线中, 重叠的几何形状在相同的能量输入下产生更大的 内部径向磁场,并在相同的能量输入下产生更大的 内部径向磁场,并在每个周期消耗更多的能量,为 此对 EMPT 推力器进行了相应的重新设计,重新设 计的 EMPT 推力器采用了大型铝结构板和双射频 天线^[13],结构如图 11 所示。



图11 EMPT 中 20 个氙气 FRC 放电时长照片

Fig. 11 A long duration photograph of 20 Xenon FRC discharges in the EMPT

MSNW公司研制 30 kW 的 ELF-160A 推力器, 放电室采用石英玻璃,厚度为 3 mm,长度为 0.2 m, 半径为 0.08 m,半锥角为 12°。主要用途是验证 CH₄, H₂O 及 CO₂等推进剂的可行性,目标是实现小行星 或者火星探测的原位资源利用(IRSU)。ELF-160 是 ELF-v2 的改进产品,锥厚 3 mm,锥角 12°,功率 30 kW,长度 20 cm,半径 8 cm,验证了 CH₄、CO₂、 H₂O 和火星大气作为推进剂的可行性,效率 60%,比 冲 5000 s,液态水注入装置为 T 形管状结构,开展了 多种推进剂对推力器性能影响的测试实验。水蒸 气、二氧化碳和火星大气测试结果都比纯氙气 要差^[14-15]。

2017 年美国空军实验室 RP3-X 是美国空军研 究实验室研制的场反推力器,如图 12 所示。用于测 试 RMF-FRC 的驱动和形成物理。推力器本身是真 空密封,样机采用铜带天线,出口平面连接到一个 更大的真空室,每脉冲能量 5 J, RMF 天线相位差 90°, 天线相位延迟 5°, 脉冲放电频率为 10 kHz,实 验流率 40 mL/min(标准状态),轴向场 300 Gs,预电 离源和 RMF 的时间延迟 10 μs^[15]。

2018 年密歇根大学研制了场反构型推力器装置 UM—RMF,该推力器是基于 ELF 的设计,如图 13 所示^[16]。推进器的离子源由一个圆柱形的空心阴极提供,偏置磁场是由六个排列紧凑的的铝筒外槽缠绕的电磁线圈产生,线圈能够提供 300 Gs 的轴向磁场,这些铝筒(每个 7 cm 宽)直接构成了推力器的锥形放电腔,锥角 16°,铝筒之间有绝缘隔离,



- 图12 RP3-X 无电极洛伦兹力推力器。(a) 推力器组装图, (b) 推力器放电图
- Fig. 12 RP3-X Lorentz Force thruster without electrodes. (a) Thruster assembly drawing, (b) thruster discharge chart





Fig. 13 The UM-RMF thrust developed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以防止涡流在整个放电腔发展^[17]。在推力器锥体的 内部是两对垂直布置的 RMF 天线,天线由 0.635 cm 直径铜管制成,冷却水可以在铜管内流动。天线 能够在 4.5 kA 的峰值电流下运行,选择高峰值电流 是为了确保 RMF 产生的旋转磁场能够完全渗透到 等离子体中。实验结果显示,增加质量流率和增强 背景磁感应强度都产生了更高的能量耦合效率。 然而耦合效率在各种情况下均低于 5%,测试显示 实际推力始终不大,只有几个 mN,距离高效率情况 (20~40 mN)下有很大差距^[18]。

与美国研制思路不同,日本采用螺旋波放电作 为初级电离单元的放电形式,以便于获得更高等离 子体密度和更高密度的电离率[19-20] 日本东京农工大 学、九州大学等高校针对放电管长度、天线位形、 放电模式以及螺旋波传播机理等方面研究了多款 推力器。Shunjiro Shinohara 教授分别在大型磁镜设 备 (Large Mirror Device, LMD) (内径 10~17 cm, 长 100 cm)、小型螺旋波设备 (small helicon device, SHD) (内径 2 cm, 长 40 cm)、大型螺旋波等离子体 设备 (large helicon plasma device, LHPD) (内径 74 cm,长486 cm)等装置中进行了相关实验研究,如 图 14、15 所示。结果表明, m=0 的激发模式、双鞍 形射频天线、较长的放电管长度 L_n(实验中, 5.5 cm≤ Lp≤486 cm),有助于提高螺旋波源的等离子体密 度^[21-25] (10¹²~10¹³ cm⁻³)、降低等离子体的输入功率 (2 kW≤P_{im}≤4 kW),为FRC单元提供有利的能量耦 合条件。东京农工大学采用矩形线圈设计,每个线 圈采用5匝矩形线圈结构^[26]。







东京农工大学为了证明 RMF 的加速效应,重 点研究了等离子体参数的空间效应,和 RMF 的磁 场,对于 *f*_{RMF}=1 MHz,离子马赫数 *M*_i和 *n*_e在 RMF 天线的附近增加,这是因为在开放磁场结构中存在 包括抗磁效应和 RMF 方位角电流驱动在内的协同 加速效应,对于 f_{RMF}=1 MHz,抗磁力比 RMF 的洛伦 兹力更占主导,对于 f_{RMF}=0.7 MHz 的情况,已经完成 了完全渗透^[27-28]。测量了 RMF 在 x 和 y 方向的交 流分量,在等离子体中心的 x=0 mm 处增加,存在一 个密度峰值剖面,从 RMF 天线的上游区域延伸到 下游,其内部磁场分布如图 16 所示。RMF 与等离 子体的耦合与典型的射频天线相当,在一定的条 件下,表明 RMF 对密度生成的贡献。对于 f_{RMF}= 1 MHz 可以提供良好的性能来增加推力器下游的 总的等离子体推力^[29]。



图16 磁通密度及其永磁场线



对于 $f_{\rm RMF}$ =3 MHz 和 $f_{\rm RMF}$ =5 MHz, 发现 n_e 和 v_i 的 增 加 近 似与 $I_{\rm RMF}$ 的 平 方 成 正 比 。 对于 $f_{\rm RMF}$ = 3 MHz 的情况, 作者研究了 n_e 和 v_i 与 Φ 的关系, n_e 和 v_i 的增加在加速阶段和减速阶段相比非常小^[30]。 从 n_e 和 v_i 的径向剖面可以看出, n_e 和 v_i 增加通过改 变气体流率, 更高的密度和离子密度在圆柱的等离 子体中心。除了 f_r =40 mL/min 和 r=60 mm, 等离子 体的密度和离子速度均增加。 v_i 增加了高达 28%, 然而, n_i 和 v_i 与 $f_{\rm RMF}$ =3 MHz 组的值高于 $f_{\rm RMF}$ =5 MHz 组, 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可能的原因, RMF 功率耦 合到等离子体与 $f_{\rm RMF}$ = 3 MHz 优于 $f_{\rm RMF}$ =5 MHz^[31-33]。

2.2 计算模型

场反构型洛伦兹力推力器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 FRC 的形成和加速上,其次是对推力器性能的评估。这些计算模型包括简化模型、等效电路模型和等离子体数值仿真等。

2.2.1 等效电路模型

Woods 等利用等效电路模型研究了高 RMF 场强的情况,分析了 RMF-FRC 机制,如图 17 所示。

将等离子体表示为密度恒定的圆柱体,忽略等离子 体给驱动电路带来的负载损失,推导出了推力、效 率和脉冲的的解析表达式。





结果表明,性能随着耦合因子的增加有所增加。 在低输入能量下,比冲迅速增加,效率也会迅速提高,在高输入能量下逐渐稳定。在保持参数不变的 情况下,存在一个最佳的输入能量以实现最大效率。 电子完全磁化时产生最大角向电流,增加电子的磁 化强度,就能提高推力效率。





- 图18 推力器性能简化几何模型。(a)前视图,(b)侧视图
- Fig. 18 Simplified geometric modeling of thruster performance. (a) Front view, (b) side view

以图 17 作为电路模板,使用基尔霍夫电压定 律为每个 RMF 线圈构建电路方程:

$$V_x(t) + RI_x(x) + LI'_x(t) = k\Phi'_x(t)$$
 (1)

$$V_{v}(t) + RI_{v}(x) + LI'_{v}(t) = k\Phi'_{v}(t)$$
 (2)

式中 k 为 RMF 线圈 V_x(t)和V_y(t)与等离子体之间的 耦合因子,考虑了耦合中的非理想性,如非均匀场, 并在分析中作为自由参数, V_x(t)和V_y(t)定义为:

$$V'_{x}(t) = \frac{I_{x}(t)}{C} \tag{3}$$

$$V'_{y}(t) = \frac{I_{y}(t)}{C} \tag{4}$$

 $\Phi_x(t)$ 和 $\Phi_y(t)$ 分别为 RMF 线圈在 x 和 y 方向的

产生的通量的时间导数。可以根据线圈电流来定 义 RMF,为了简化模型,假设无限长等离子柱的理 想情况,根据线圈电流来定义 RMF:

$$\vec{B}_{RMF} = \frac{\mu_0 N}{l_s} \left(I_x(t) \cos(\theta) \hat{x} + I_y(t) \sin(\theta) haty \right) \quad (5)$$

当由式 (5) 来表示磁场的作用时,产生的旋转 磁场。该场与 RMF 线圈耦合,可以计算产生的磁 通量。根据 RMF 线圈电流、*I*_x和 *I*_y并与法拉第感 应定律和广义欧姆定律相结合,重新推导轴向电流 密度:

$$J_{z} = -\frac{r\frac{\mu_{0}N}{l_{s}}\left(-I_{x}'(t)\sin(\theta) + I_{y}'(t)\cos(\theta)\right)}{\eta} + \frac{r\left(\frac{\mu_{0}N}{l_{s}}\right)^{2}\left(B_{s,r} + \frac{\mu_{0}N}{l_{s}}\left(I_{x}(t)\cos(\theta) + I_{y}(t)\sin(\theta)\right)\right)\left(-I_{y}(t)I_{x}'(t) + I_{x}(t)I_{y}'(t)\right)}{\eta^{3}n^{2}e^{2}\left(2 + \frac{2B_{s,r} + \left(\frac{\mu_{0}N}{l_{s}}\right)^{2}\left(I_{x}(t)^{2} + I_{y}(t)^{2}\right)}{\eta^{2}n^{2}e^{2}}\right)}$$
(6)

2.2.2 数值仿真模型

(1)磁流体动力学模型

MHD 代码求解器 MOQUI 被用于求解 FRC 的 形成和约束过程。该求解器的优点是网格自适应 性,能够跟随 FRC 的移动改变网格密度,该求解器 具有网格适应性,能够在强磁场和高压梯度区域提 高网格密度^[15]。

$$\frac{\partial n}{\partial t} + \nabla \cdot (n\vec{u}) = 0 \tag{7}$$

$$\rho \frac{\partial \vec{u}}{\partial t} + \vec{u} \cdot \nabla \vec{u} = \vec{J} \times \vec{B} - \nabla p - \nabla \cdot \Pi$$
 (8)

$$\frac{n_s}{\gamma - 1} \left(\frac{\partial}{\partial t} + \vec{u}_s \cdot \nabla \right) T_s = -p_s \nabla \cdot \vec{u}_s - \prod_s : \nabla \cdot \vec{u}_s - \nabla \cdot q_s + Q_s$$
(9)

$$\frac{\partial \vec{B}}{\partial t} = -\nabla \times \vec{E} \tag{10}$$

$$\vec{E} = -\vec{u} \times \vec{B} + \eta \vec{J} + \frac{1}{ne} \left(\vec{J} \times \vec{B} - \nabla p_e \right) + \frac{m_e}{ne^2} \left(\frac{\partial \vec{J}}{\partial t} \right) \quad (11)$$

式中, n 是粒子数密度, \vec{u} 是流体流动速度, \vec{B} 是 磁场, \vec{E} 是电场, $\vec{J} = \nabla \times \vec{B}$ 是等离子体电流, p 是压力, T是温度, 下标 s 表示粒子类型。式 (11) 是广义欧姆 定律, 电磁流体动力学只包括右边前两项, 第三项 是霍尔项, 最后一项是电子惯性项。这里假定等离 子体是完全电离的, 没有考虑电离、辐射和电荷交换。

(2)流体模型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 AFRL)采用流体模型研究了FRC等离子体形成的物理机理^[15],考虑了电子、离子、中性原

子不同物性的多流体等离子体模型,并与 RP3-X 实验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 RMF 穿透等离子体柱的方式与实验结果一致。从 FRC 的形成和加速,时间的跨度比较大,模拟需要大量的计算时间,同时由于物理问题的非线性,加剧了数值计算的难度。同时,缺少用于验证和校准数值模拟结果的实验数据,对于数值计算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3)粒子模型

日本东北大学使用粒子方法对带有磁喷管的 推力器的加速区域进行了数值模拟^[18]。模拟结果表 明, RMF z 方向的电场分量 E_z 与 z 方向的电流密度 J_z 之间的相位差会引起等离子体的收缩, RMF 的幅 值 B_w较强且其频率 f 较高时推力较低, 磁喷管的 z 方向幅值 B_{wz} 不利于推力产生, 存在一个最优的磁 喷管 r 方向的幅值 B_{wr}, 该最优值与 RMF 的幅值 B_w 的强度等比例大小。最终通过优化 RMF 的幅值和 磁喷管的结构, 获得了 10⁻⁵ N 的推力。

2.3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仅有大连理工大学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对该推力器的发展进行了前期的理论调研。从工质气体、初级电离单元、FRC加速单元、磁场位形以及射频电源几部分详细对比了各研究单位的发展概况^[34]。图 19 EPT 结构示意图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开展了多种大功率电推进技术的广泛调研。在综合考虑各种推进技术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



Fig. 22 The azimuthal current density with different antenna configuration

影响,如图 21 和 22 所示。结果表明对于等离子体的穿透,电离和电流驱动,存在一个临界的最佳频率。结果表明在能量约束、电流驱动、局部电场和等离子体平衡方面,奇态 RMF 天线比偶态 RMF 天线效率更高,因此,奇态天线可以提高推力器的性



图23 ELF 推力器的结构示意图



能[37-38]。

作者对该推力器进行了初步研究,建立了推力 器的初步模型,如图 23 所示。并进行了数值模拟, 得到了推力器内部的等离子体流动规律,如图 24 和 图 25 所示,揭示了等离子体从产生到喷出推力器的 整个过程。

该工作仅仅是推力器的初步建模,后期还需要 在数值模拟结果的对推力器的结构参数进行优化。

3 关键技术

从 ELF 推力器的工作原理和发展过程来看,该 推力器的研发还处于起步阶段,若要将其实际应用, 还存在许多细节问题和技术难题亟待解决,具体 如下:

3.1 FRC 脉冲的产生和加速过程

通过预电离产生一个初始的背景等离子体,初









Fig. 25 Current density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times. (a) t=3 µs, (b) t=5 µs, (c) t=7 µs, (d) t=10 µs

始电离需要的能量很低,然而,空间分布打破了第 一个等离子体形成的临界电离初始条件。对于多 脉冲等离子体,第二和随后的 FRC 形成过程本质上 是由前一个脉冲的最终条件促进。预电离建模极 其困难,因为注入的推进剂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机 制进行预电离,除了各种气体注入外,需要单独蒸 发阶段的离子液体等各种推进剂已经作为潜在的 FRC 推进剂进行了测试^[9]。因为即使最短的 FRC 发射由数百个单独的等离子体喷射,高精度的建模 集中在弱电离、稀薄和化学反应的准确评估,直到 形成最后的脉冲。在这一阶段,电离动力学的关键 细节驱动流动从弱电离稀薄状态到完全电离连续 态,在此过程中,电子能量分布函数的非平衡方面 在 FRC 形成的开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3.2 场/等离子体模型

等离子体在物理上非常丰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空间结构和自诱导电磁力之间的耦合,此外,在中性流的急剧中断中,等离子体在光速的时间尺度上对外部磁场作出反应。磁流体力学模型常被用于 FRC 模拟,但它非常严格地假设等离子体是一个单一的准中性流体。典型的等离子体在推进器中的停留时间约为 10 µs,在这段时间内,等离子体基本上保持完全电离,强烈的环形电流与外部场相互作用,产生洛伦兹力,加速等离子体。当等离子体向下游移动时,它们通过弹性和非弹性碰撞在其路径上与缓慢的中性体相互作用。

3.3 多尺度效应

FRC 的模拟具有挑战性,因为在分界线内外的 等离子体行为有显著的差异,在分界线内部,等离 子体是连续的,可以有效地平均小尺度特性;然而, 在分界线边界处,驱动了 FRC 的形成。将动力学模 拟扩展到更大的时间和长度尺度。虽然气体单原 子推进剂是研究 FRC 推力器的首选,但是离子液体 等推进剂的分解、气化甚至可能燃烧的复杂物理需 要复杂的数值和物理模型。

4 总结

本文综述了场反构型洛伦兹力推力器的发展 概况和最新进展。由于 FRC 等离子体是与外部场 紧密绝缘的,不被束缚在外部场线上,它们很容易 与封闭的外部场分离。此外,FRC 中的大部分电流 都在等离子体表面附近的一层中,因此它们可以通 过外加磁场有效地平移和加速。由于喷出的等离 子体是准中性的,推力器不需要电极,并且不需要 中和器中和,可以兼容多种推进剂。相较于其他类 型的高功率推力器,ELF 推力器具有显著的性能优 势和发展潜力。

综合以上分析,对该推力器技术的下一步发展 方向进行以下建议:(1)开展复杂气体在推力器中的 运动仿真分析,同时需要单独设计推进剂的储存和 注入装置;(2)旋转磁场天线长时间工作时处于高温 状态,如何降温和隔热是需要考虑的问题;(3)降低 电源系统的质量和体积,优化电源处理方案,实现 电源处理单元的小型化和轻质化,从而实现推力器 的工程应用;(4)工质气体种类,旋转磁场天线位型, 放电腔体的结构,磁场的结构等因素都会影响推力 器加速效果,为了获得最大的能量耦合效率,需要 对各参数进行精准匹配,在此基础上设计全新的推 力器结构。

总之,该推力器具有比冲高、寿命长、推力与功 率范围广等优点,并且该推力器的提出和发展时间 比较短。国内应该加快该推力器的研究,通过广泛 的合作和深入的技术研究,有望在短期内追赶国外 技术水平,为中国高功率推进技术的进步打下坚实 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Blevin H A, Thonemann P C. Plasma confinement using an alternating magnetic field[R]. Abingdon, Berks: Culham Lab., 1962
- [2] Hugrass W N, Grimm R C. A numerical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of an azimuthal current in a plasma cylinder using a transverse rotating magnetic field[J]. Journal of Plasma Physics, 1981, 26(3): 455–464
- [3] Jones I R. A review of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current drive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rotamak as a field-reversed configuration (Rotamak-FRC) and a spherical tokamak (Rotamak-ST)[J]. Physics of Plasmas, 1999, 6(5): 1950–1957
- [4] Milroy R D. A numerical study of rotating magnetic fields as a current drive for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s[J]. Physics of Plasmas, 1999, 6(7): 2771–2780
- [5] Slough J, Kirtley D, Weber T. Pulsed plasmoid propulsion: the ELF thruster[C]//Proceedings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Electric Propulsion Conference. 2009: 2009-265
- [6] Weber T E, Slough J T, Kirtley D. The electrodeless

Lorentz force (ELF) thruster experimental facility[J]. 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2012, 83(11): 113509

- [7] Miller S, Rovey J. Pulse discharge network development for a heavy gas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plasma device[C]//Proceedings of the 48th AIAA Aerospace Sciences Meeting Including the New Horizons Forum and Aerospace Exposition. Orlando: AIAA, 2010: 626
- [8] Hill C S. Translation studies on an annular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device for space propulsion[D]. Houghton: Michig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12
- [9] Kirtley D, Pancotti A, Slough J, et al. Steady operation of an FRC thruster on Martian atmosphere and liquid water propellants[C]//Proceedings of the 48th AIAA/ASME/ SAE/ASEE Joint Propulsion Conference & Exhibit. Atlanta: AIAA, 2012: 4071
- [10] Kirtley D, Slough J, Pfaff M, et al. Steady operation of an electromagnetic plasmoid thruster[C]//Proceedings of the 8th MSS/6th LPS/5th SPS Joint Subcommittee Meeting. 2011
- [11] Brackbill J, Cambier J L, Gimelshein N E, et al. Numerical analysis of neutral entrainment effect on field-reversed configuration thruster efficiency[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 2014, 30(6): 1450–1458
- [12] Polzin K, Martin A, Little J, et al. State-of-the-art and advancement paths for inductive pulsed plasma thrusters[J]. Aerospace, 2020, 7(8): 105
- [13] Waldock J, Kirtley D, Slough J. Electromagnetic optimization of FRC-based pulsed plasma thrusters[C]//Proceedings of the 33rd International Electric Propulsion Conference. Washington, 2013
- [14] Pancotti A P, Little J M, Neuhoff J S, et al. Electrodeless Lorentz force (ELF) thruster for ISRU and sample return mission[C]//Proceedings of the 34th International Electric Propulsion Conference. Kobe-Hyogo, 2015: 4-10
- [15] Koo J, Martin R, Sousa E M. High fidelity modeling of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FRC) thrusters[R]. AFRL/ RQRS, 2017
- [16] Sercel C L, Gill T, Woods J M, et 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 of a 5 kW-class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thruster [C]//AIAA Propulsion and Energy 2021 Forum. AIAA, 2021
- [17] Sercel C L, Woods J M, Gill T, et al. Impact of flux conservers on performance of inductively driven pulsed plasmoid thrusters[C]//Proceedings of the AIAA Propulsion and Energy 2020 Forum. AIAA, 2020: 3632
- [18] Woods J M, Sercel C L, Gill T, et al. Performance mea-

surements of a 60 kW field-reversed configuration thruster [C]//Proceedings of the AIAA Propulsion and Energy 2020 Forum. AIAA, 2020: 3633

- [19] Uchigasaki D, Ohnishi N. Particle simulation of electrodeless plasma thruster with rotating magnetic field[C]//Proceedings of the 55th AIAA Aerospace Sciences Meeting. Grapevine: AIAA, 2017: 1343
- [20] Sercel C L, Gill T, Woods J M, et 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 of a 5 kW-Class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thruster [C]//Proceedings of the AIAA Propulsion and Energy 2021 Forum. AIAA, 2021: 3384
- [21] Shinohara S, Nishida H, Tanikawa T, et al. Development of electrodeless plasma thrusters with high-density helicon plasma sourc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Plasma Science, 2014, 42(5): 1245–1254
- [22] Kuwahara D, Shinohara S, Yano K. Thrust characteristics of high-density helicon plasma using argon and xenon gases[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 2017, 33(2): 420–424
- [23] Kuwahara D, Shinohara S, Ishii T, et al. High-density helicon plasma thrusters using electrodeless acceleration schemes[J]. Transactions of the Japan Society for Aeronautical and Space Sciences, Aerospace Technology Japan, 2016, 14(ists30); Pb 117–Pb 121
- [24] Furukawa T, Kuwahara D, Shinohara 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RMF) plasma acceleration method in open magnetic field configuration under partial RMF penetration[J]. Physics of Plasmas, 2021, 28(7): 073507
- [25] Gill T, Sercel C L, Woods J M, et al. Experimental characterization of efficiency modes in a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thruster[C]//Proceedings of the AIAA SCITECH 2022 Forum. San Diego: AIAA, 2022: 2191
- [26] Miller K E, Prager J, Henson A, et al. Continuously-operating repetitively-pulsed RMF-FRC thruster and power system[C]//Proceedings of 2021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sma Science. Lake Tahoe: IEEE, 2021: 104-111
- [27] Furukawa T, Shimura K, Kuwahara D, et al. Verification of azimuthal current generation employing a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plasma acceleration method in an open magnetic field configuration[J]. Physics of Plasmas, 2019, 26(3): 033505
- [28] Woods J M, Sercel C L, Gill T, et al. 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for a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thruster[C]//Proceedings of the AIAA Propulsion and Energy 2021 Forum.

AIAA, 2021

- [29] Cohen S A, Evans E S, David L, et al. Laboratory study of the PFRC-2's initial plasma densification stages[J]. Physics of Plasmas, 2023, 30(10): 102503
- [30] Furukawa T, Takizawa K, Kuwahara D, et al. Study on electromagnetic plasma propulsion using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acceleration scheme[J]. Physics of Plasmas, 2017, 24(4): 043505
- [31] Furukawa T, Takizawa K, Kuwahara D, et al. Electrodeless plasma acceleration system using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method[J]. AIP Advances, 2017, 7(11): 115204
- [32] Glasser A H, Cohen S A. Interpreting ion-energy distributions using charge exchange emitted from deeply kinetic field-reversed-configuration plasmas[J]. Physics of Plasmas, 2022, 29(5): 052508
- [33] Furukawa T, Kuwahara D, Shinohara S. Ion flow velocimetry radio frequency plasma thruster using additional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acceleration method[J]. 2022
- [34] Li Z L, Zhou C, Zhang Y, et al. Development of electrodeless Lorentz force thruster[J]. Aerospace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2021, 47(4): 31-40 (李忠林,周成,张越,等. 无电极洛伦兹力推力器技术发展研究 [J]. 空间控制技术与应用, 2021, 47(4): 31-40(in chinese))

- [35] Sun X F, Wen X D, Zhang T P, et al. Research on highpower RF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plasma electromagnetic propulsion[J]. Journal of Rocket Propulsion, 2018, 44(1): 44–52. (孙新锋, 温晓东, 张天平, 等. 大功 率射频场反构型等离子体电推进研究 [J]. 火箭推进, 2018, 44(1): 44–52(in chinese))
- [36] Liu L J, Wen X D, Sun X F, et al. High power electrodeless electromagnetic propulsion based on high density plasma: a review[J]. Chinese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9, 39(5): 37-48 (刘莉娟, 温晓东, 孙新锋, 等. 大功率无电极高密度等离子体电磁推进概述 [J]. 中国 空间科学技术, 2019, 39(5): 37-48(in chinese))
- [37] Zhao D N, Zhang T P, Sun X F. The research of ISRUbased electromagnetic propulsion technology[J]. Vacuum and Cryogenics, 2019, 25(3): 156–162 (赵大年, 张天平, 孙新锋. 基于 ISRU 应用的电磁推进技术 [J]. 真空与低 温, 2019, 25(3): 156–162(in chinese))
- [38] Sun X F, Jia Y H, Zhang T P, et al. The study of the RMF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field reversed configuration thruster[C]//Proceedings of the 35th International Electric Propulsion Conference. Atlanta: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7